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樱桃红了,高铁通了

——那个毛主席“点赞”过的村庄

□新华社记者 栗建昌 杨文 张力元

东一块、西一块、碗一块、瓢一块。20世纪50年代初,沂蒙山深处的厉家寨村七沟八梁上,零星散落着些许薄田,村里因“三根棍”而出名:年少一根棍放羊,成年一根棍放牛,老年一根棍要饭。

1955年起,厉家寨人移山填谷、劈岭造田,两年建成高标准梯田200多公顷,粮食亩产提高到500多斤。

消息传到中南海,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欣然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昔日整山治水,如今栽上了“喝山泉水的大樱桃”,还成了有名的樱桃村。高铁也开进这里,乡村振兴提速向前。

几十年来,一代代厉家寨人接续着“愚公移山”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大步迈进。

一把锄头一张锨“敢教日月换新天”

厉家寨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坪上镇,处于三山五岭两河之间。昔日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瘠薄星散,往往十几块地才能凑成一亩,粮食亩产量不足百斤。

老人们常说,曾经的厉家寨村,是“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的稀粥照月亮。”穷则思变,新中国成立后,厉家寨人决心和贫困斗争。

1950年7月的一天,厉家寨村的村民厉月举从地里拔出花生秧,反复端详,苗黄根稀,摸一把土壤,土层只有2寸厚。“根深才能叶茂,能不能把土地深翻,加深土层?”

1951年一开春,厉月举开始深翻地试验。当年秋收,试验田多收了花生30斤。1952年,他继续深翻地试验,获得了小麦亩产400多斤的好收成。

深翻地经验很快在村里推广开,家家户户生活有了保障。

但厉家寨人并不满足。他们提出开山劈岭,凿岭填沟,誓要改变恶劣的自然面貌。

一双手、两个肩,一把锄头、一张锨。没有大块土地,就削梁填沟垫沙砾;为扩大水浇地,就竖水横流把田灌。

“当时钢锄头砸在石头上,‘刺刺’地冒火星,震得手上全是血。”曾任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的厉月钦回忆,有一次刨到一块巨石,12把钢锄头刨了10把。“现在我手上裂的口子,都是当时刨地震裂



游客在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坪上镇的大棚樱桃园里采摘樱桃(3月24日摄) 新华社发(孙运亮 摄)

的。”厉家寨村的生产队在工地上插上党旗、红旗,大家干劲满满,村民经常天还没亮就出门干活。

通过深翻地、修梯田以及一系列水利工程,厉家寨村实现粮食丰收。

1955年年底办起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第一年每亩平均产粮500多斤。

1957年,厉家寨村修整高标准农田200多公顷,削平11个岭头,填平300道沟。

74岁的厉家寨村村民徐根田说:“老一辈的人硬是把山地整成了平地。整治后的地土层变厚实了,收成比以前翻了好几番,收入也多了不少。”

整山治水后的厉家寨村,成了当时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吸引了全国各地50多万人参观。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读到讲述厉家寨村的报告,挥笔写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示。

接过“愚公”开山镐 山村引来大樱桃

改革开放后,厉家寨人不满足于解决温饱,如何让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成了新的课题,厉家寨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探索新的种植。

“市场经济时代,只靠传统农业,肯定富不了。”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厉

月钦有想法,他看上了烟台的大樱桃,厉家寨村背风向阳,属于近海气候,适宜大樱桃生长,“人家种水果也能卖钱,为什么咱不试试?”厉月钦于是和村干部多次去烟台取经。

不过,习惯了种庄稼地的村民却并不“感冒”:“大樱桃4年才结果,真能赚钱吗?”

2003年,厉月钦种的0.13公顷樱桃,每斤卖到了5元。这让抱着观望态度的庄稼人很是惊讶,“刨去成本1亩地就挣了3000元,在村里当时可了不得。”厉月钦说。

“种地瓜、花生哪抵得上种樱桃,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厉月钦说,村里樱桃种植规模迅速扩大,带动了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

如今,18个村樱桃连片种植面积超过0.17万公顷,2016年,厉家寨村还被中国果品流通协会评为“中国樱桃第一村”。

距厉家寨村不远的大山空村,60岁的张传香正在调节樱桃大棚里的温度和湿度。一亩的大棚中,绿叶中串串樱桃,红黄相间,煞是喜人。

张传香的大棚能产2000斤樱桃。“俺家的大樱桃熟得早,1斤能卖100多元,好的能卖到200元。”她说。

“再过几天就是采摘最忙的时候,会有很多快递小哥来寄发樱桃,来采摘的游客也会多起来,到时候路上都是小车子了。”

张传香告诉记者,除了固定的商贩

上门收购,也有很大一部分发鲜果冷链。“当年的梯田现在成了教育沟,教育田,让后人经常能够忆苦思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新时代的新愚公,接好前辈的开山镐。”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厉月钦说。

2020年6月,村党支部领办的厉家寨樱桃种植合作社,预计每年给村集体带来超百万元收入,其中30%以上用于给村民分红。

高铁开进厉家寨 乡村振兴不停歇

春分刚过,棚里的樱桃渐次熟了,山上的樱桃开始挂果。山脚下10多栋新建的居民楼,成为厉家寨人的新家园。

厉月钦说,2017年,村里搞了新农村建设,厉家寨村彻底改变了面貌。

2019年11月,高铁开进了沂蒙山,“厉家寨站”成为沿线上唯一一个用村庄命名的高铁站。

厉月钦说,如今搭上高铁快运,当天下午采摘的樱桃,第二天就能送到沿线城市,再也不用为樱桃的销路发愁了。

厉家寨人也开始在樱桃科研上做文章。合作社投资建起了厉家寨樱桃科技示范园和大樱桃种植加工工程研究中心,研究新品种培育和推广示范。

合作社理事长滕厚玉不定期请来国内专家,给大家讲授引种、育苗、推广,新品种开始不断扩展。同时注册原产地商标,统一使用。

果品深加工已经起步。樱桃酒、樱桃果汁、樱桃果脯等樱桃深加工及其创新产品,已经走入市场。

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搞起了高铁采摘游。“我们的客人当天从济南过来,采摘完樱桃,当天就能回去,还有很多人慕名来旅游。”厉月钦说。

直播电商也助力沂蒙山区增收致富。2019年,“厉家寨樱桃”线上线下共销售1200多万斤,销售收入2.4亿元。去年的樱桃节上,厉家寨村还请了网红带货,不少村民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樱桃采摘,一箱箱大樱桃乘着“复兴号”运向全国各地。

24日下午,在距离厉家寨村不远的临港经济开发区办公楼上,“80后”回乡创业人员厉海金接到了短信通知:他注册的厉家寨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审批通过。在未来,他计划挖掘家乡的红色旅游资源,带动更多的乡亲致富。

(新华社济南3月28日电)

“群众首创”再闯全面小康新路

——我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广汉故事

□新华社记者 谢俊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是我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在不断探索改革发展的路上,这里的现代农业方兴未艾,现代产业不停落子,保持着锐意进取的力度。

且看今天全面小康的广汉试验田中,哪些枝蕊在竞相吐艳?

从田埂开始解放自己

“一个字,饿!”71岁的广汉市金鱼镇凉水井社区老户叶常理说。40多年前,他那时担任公社会计,说起“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摇头不已,“出工一窝蜂,下田磨洋工。出工不出力,全部饿肚皮!”

当时农民没有自主权,种什么怎么种必须听上面指挥,误了农时,连续减产。广汉自古是天府粮仓,当地农民却饿得面黄肌瘦,东倒西歪。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啊,当时的村党支部顶着巨大压力,召集社员们抓阄承包公社不管的田埂。”叶常理回忆。

田埂约一米来宽,能栽点作物。叶常理抓到4块田埂,栽种黄豆、辣椒。因怕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的帽子,他起早摸黑偷偷干活,见到熟人不敢说话。

豆子丰收,他关起门给娃娃破天荒地推了一次豆腐。儿子叶万建舔着碗说:“每天吃豆腐该多好!”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息传来,万众欢腾,基层党委带领群众一起改革的胆子大了。

1977年,广汉西高公社五大队二小队分成3个作业组,联产承包,责任到组。制度一改,收成由22万斤飙升到43万斤。1978年广汉县委在金鱼公社启动生产责任制试点,稻田增产520万斤!

1980年,广汉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升级农民和土地的联系

从土地承包到乡镇企业兴起,再到撤县设市、建设开发区,40年来广汉不断改革发展,特别是农民经历了“土地集中、分散、再集中”,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叶常理说,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打工潮”,带动农民务工挣钱,儿子叶万建就是其中之一,在成都和德阳从事装修行业,月收入四五千元。

务工收入大大超过种田,有的农田就没人种了,叶常理担心“没人种田吃什么?”

这也是各个村党支部的担忧。2012年春节,金鱼镇上岑村党支部向回乡能人武代华请贤:“别走了,流转土地大干一场吧!”

这一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武代华已经50岁,“先流转120亩地试试”,他琢磨着。当地政府向种粮大户补贴了种子肥料,当年收获时一算账,他净赚十来万元!

“我挣大头,承包户每亩拿800元流转费挣小头,土地不撂荒,真是皆大欢喜!于是我就逐年扩大规模。”武代华说,“现在都是一个电话下单,育秧、放水、插秧、管理、收割、烘干、仓储、销售等农业全链条,都实现了上门服务,农业保险和保护价收购兜底,哪个农民不欢喜?”

土地集中起来,小田变成大田。以金鱼镇为核心,辐射带动了周边十余万亩高产农田。

“无人机干农活都不稀奇了!”金鱼镇党委书记王一自豪地说,“农民和土地的联系升级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机器下田劳动,人按股份分红,还不耽误工。”我们镇现有农民存款15.5亿元,仅今年前三个月又新增了5千万元!”

作为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广汉2018年就完成了179个村、2342个村民小组的资产核实,42个村组完成股份量化,发放股权证7023本。

依托农村资产的庭院咖啡、民宿、乡村火锅等业态蓬勃兴起,人们闻声而来,风景随步而转,村落散于田野,处处小院、竹林、流水……如今的广汉,新时代农耕文化的示范正在塑形。

谋划新时代的前沿

近年来,党中央确定了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大决策。广汉站在四川“成都德阳绵阳”平原经济区核心位置,肩负重任。

这里路网稠密,物流发达,昼夜不息。动车从成都东站到广汉就一站,用时仅18分钟;紧邻成都青白江铁路港,中欧班列贯穿欧亚大陆;在广汉工业集中发展区的京东园区亚洲一号仓,一期项目尚未全部投运,就日发出6万个包裹……

这里科技灵动,人心奋发,努力争先。“广汉造”陆地石油钻机出口规模位居国内前列,一批装备企业为国产大飞机配套;“广汉造”粮油打响品牌,更跻身火锅用油的高端;一批专家大院深入农家,把论文写在稻田上;养猪场采用“猪脸识别”的智能系统,保险公司远程一键点数、一键参保……

这里面向未来,谋划前沿,紧抓机遇。走进位于广汉的中国民航飞行学院,一个个精壮小伙正在滚轮上训练,“我们由航空大国迈向航空强国,必须拓展低空通航、航空气象、航空维修等高端业态!”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宣传部部长杨德贵说,航空业作为开放的前沿,已做好相关学科准备……

东风有信,春潮已至。尊重实际、遵循规律的改革活力在广汉久久为功,正不断唤起人们勤劳的脚步,向着幸福追索。

(新华社成都3月30日电)

焦桐成雨,此水此山此地

□新华社记者 王丁 双瑞 翟濯

河南兰考农民魏善民今年79岁了,他有一个保持了50年的特殊习惯。

每天一大早,魏善民都要骑上他的电动三轮车,驮着扫帚、簸箕,到离家一公里的一棵树下扫叶、浇水、施肥。1971年至今,这棵树他足足照看了50年。

这是一棵泡桐树。它华盖如云,附近的桐树已经更新了三四代,唯独它历经沧桑,依旧枝繁叶茂,屹立不倒。

这棵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

这棵幼苗,播撒下“千顷澄碧”的希望

兰考,焦裕禄陵园内,一排泡桐树笔直挺立,默默守护着安眠于此的英魂。站在树旁极目远望,只看到晴空万里,澄碧如茵。

然而在59年前,这里却是一片蛮荒之地。内涝、风沙、盐碱,成为压在兰考群众心中的“三害”。彼时的兰考,风沙埋葬了无数逃荒者生活于此的希望。

时值1962年冬,焦裕禄来到兰考。为了挡风压沙,焦裕禄决定在这里栽种泡桐——“这种树能在沙窝生长,长得又快,五六年就能长成大树。成林之后,早天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林粮间作,以林保粮。”

当年的种树者倒下了,却留下了一句铮铮誓言:“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后继者人人种树,无数泡桐蔚然成林。“我

兰考的泡桐中,有一棵格外特别。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树苗,如今已长成5米多粗、26米多高的参天大树。

这是魏善民和焦裕禄共同种下的树。时至今日,魏善民依然记得当时种树的情景:“我们轮流拿树苗,轮流刨坑,搭档得很好。别人不问,根本看不出书记和一般群众有什么区别。”

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抗争,在兰考贫瘠的土地上,种下这棵泡桐幼苗,也播撒下了“千顷澄碧”的希望。

50余年间,焦桐默默守护着兰考,曾经的逃荒者变成了树下纳凉休闲的民众,几度泛滥的黄河水患,已成为滋润兰考的清澈水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

其实,焦裕禄和他亲手栽下的泡桐曾有过一张“合影”:焦裕禄肩披外套,双手叉腰,侧头目视远方,背后斜伸出一片桐树叶。那棵未露全貌的泡桐,正是今天的焦桐。

“1963年9月,焦裕禄下乡查看春天栽的泡桐。他很高兴地说,咱春天栽的泡桐苗都活了,十年后会变成一片林海。”时至今日,时任兰考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的刘俊生还能回忆起焦裕禄当年高兴的神态。

这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却是刘俊生当年偷偷拍下的。他经常随焦裕禄下乡,给群众拍了上千张照片,给焦裕禄拍的却只有4张,其中3张都是偷拍的。“我

一想拍他,他就摆摆手说‘镜头要多对准群众’。”刘俊生说,小小的细节,足可见焦裕禄的为民情怀。

“焦书记领着咱,日子一天比一天强,啥时候也不能忘了。”

这是魏善民的父亲魏宪堂生前总念叨的一句话。魏宪堂照顾了焦桐8年,焦裕禄去世后,老人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地头,看看故人亲手种下的泡桐。

焦桐无声,斯人有情。对于魏善民和其他守护着焦桐的老百姓来说,守着这棵树,就是守着焦裕禄精神。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470多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永恒的丰碑。

“这棵泡桐已成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焦桐树下的石碑简介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焦桐,活在百姓心中

焦裕禄纪念馆干部张继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焦裕禄的“第七个孩子”。“继焦”,一个饱含深意的名字。59年前,如果没有焦裕禄的帮助,世上也许不会有张继焦这个人,更不会留下这个引人遐想的名字。

1962年,张继焦还不满周岁,他的名字也不是“张继焦”,而是父母逃荒徐州时曾为他取的“张徐州”。一场久治未愈的大病,让张继焦的父亲张传德险些把他扔掉。

阻止张传德的,正是下乡查看灾情的焦裕禄。看到孩子还有一口气,他连

忙拦下张传德,当即联系了县医院,还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医药费。为了铭记焦裕禄的恩情,张传德将儿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从我懂事起,父母就常教育我‘不要忘了焦书记,他是你的再生父母,要像焦书记一样做人’。”

如今,在焦裕禄纪念馆内,张继焦不厌其烦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一批又一批参观者讲述焦裕禄当年的故事,“我是焦裕禄救活的孩子,看到这些树,就想到了焦书记,它们早已活在我的心中。”

焦桐,不只活在张继焦心中,更活在百姓心中。

到最穷的人家吃派饭,了解百姓实情;忍着腹痛工作,把藤椅顶出个大窟窿;批评儿子看白戏,让女儿去又苦又累的酱菜园……几乎每个在焦桐下休息的人,都能讲出一段焦裕禄的故事。

焦桐对面,一座以焦裕禄名字命名的干部学院拔地而起。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约4万名学员前来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习焦裕禄精神。焦桐树下,不少人缅怀静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不朽的英魂。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人民公仆。”焦裕禄纪念馆里,一群青年党员正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誓。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棵焦桐,当无数焦桐汇聚在一起,就能成为一片永恒不朽的精神林海。”这是不少参观者共同的心声。

(新华社郑州3月25日电)